

筑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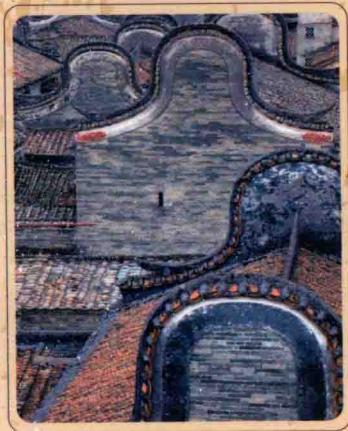
桑苑

顾问总编

孟兆祯 陆元鼎 刘叙杰

陆琦 陈家欢 著

广东围居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51278194）

004

筑苑 · 广东围居

陆

琦

陈家
欢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东围居/陆琦, 陈家欢著. —北京: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17. 7

(筑苑)

ISBN 978-7-5160-1819-4

I. ①广… II. ①陆… ②陈… III. ①民居-介绍-
广东 IV. ①TU24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9325 号

筑苑·广东围居

陆琦 陈家欢 著

出版发行: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

定 价: 68.80 元

本社网址: www.jccbs.com 微信公众号: zgjegycbs

本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我社市场营销部负责调换。联系电话: (010)88386906

以繁人入天作苑闻

築菟叢書雅存
端丁平西

孟兆楨



孟兆楨先生题字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丁酉仲夏

傳承以載道
創新

謝

辰生題
時年九十六



谢辰生先生题字

国家文物局顾问

筑苑 · 广东围居

主办单位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

扬州意匠轩园林古建筑营造有限公司

顾问总编

孟兆祯 陆元鼎 刘叙杰

编委会主任

陆 琦

编委副主任

梁宝富 佟令孜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扎·索南周扎	王乃海	王吉骞	王向荣	王 军	王劲韬	王罗进
王 路 龙 彬	卢永忠	朱宇晖	刘庭风	刘 斌	关瑞明	苏 锰
李 卫 李寿仁	李 汴	李晓峰	杨大禹	吴世雄	宋桂杰	张玉坤
陆 琦 陈 薇	范霄鹏	罗德胤	周立军	秦建明	袁思聪	徐怡芳
唐孝祥 曹 华	崔文军	商自福	梁宝富	陆文祥	端木岐	戴志坚

本卷著者

陆 琦 陈家欢

策划编辑

孙 炎 章 曲 沈 慧

本卷责任编辑

章 曲

版式设计

汇彩设计

投稿邮箱：zhangqu@jccbs.com

联系电话：010-88376510

传 真：010-68343948



筑苑微信公众号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筑苑》理事单位

副理事长单位

扬州意匠轩园林古建筑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园林建筑工程公司
常熟古建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明轮藏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宁波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汇绿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中恒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建筑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省金庐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园林博物馆
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

序

我国土地辽阔，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远古社会，先民穴居而野处，奴隶社会后，同族群居于台地洼地，聚族而居成为人类的主要居住方式。

古代，由于知识和技能水平的不发达，为了蔽风雨、避虫兽，为了生存安全和繁衍人口、固守土地资源，聚族而居是重要的因素。初时，同族同宗以血缘为纽带而聚居。其后，同族异地异姓因地缘关系而聚居。这些聚居地建筑除了生产生活外都带有防御措施，被称为聚落，后期发展衍变为村、所、寨、堡、庄、楼、围等。

聚居的目的，生存安全是首要的，防御措施也是必要的。在营建环境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文化习俗信仰、建筑空间材料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和衍变，充分显示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而不同”的传统营建思想和聚居的地域文化特征。

在全国范围内，关于防御性建筑与聚落的研究，起初也只是针对汉族客家民系的围合型民居进行调查分析。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才逐渐扩展了对其他地域的防御性聚落的研究。实际上，典型的防御性建筑与聚落，除了有赣粤闽等地的土围、土楼等，还有秦晋、湖北等地的堡寨；在长城沿线分区，有配合整个陆地防御系统而形成的卫所聚落；在山东、福建、广东等地，有极具特色的沿海军事卫所聚落。此外，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山寨等防御性聚落形式。总体来说，防御性建筑与聚落一般分布在民族相互交往的地带，出于安全考虑而建有自卫防御性聚落的地区，以及在历史上军事活动较多而处于军事布防系统内的地段。

广东省现今的行政范围，大部分地区自汉代就已归附中原，但由于地处偏远，在中原地区战乱或自然灾害严重威胁之时，就成为了北方族群迁徙定

居的目的地之一。不断到来的移民最终使广东成为了多民族、多民系共同生活的地带，多元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建筑与聚居形式的相互影响。在不同时段迁徙到广东的族群，面对与故土相迥异的自然地理条件，择居中与语言不通的土著族群在争夺生存资源的同时，尤其需要从防御性的营建形式中获得心理和实际上的安全感。此外，从明代开始，广东的海防卫所与其他海防工程一起，逐渐构成了防范海盗、殖民者等海上威胁的海防体系，其中许多海防城址逐渐衍化为特殊的聚落形式，也影响了周边民居与聚落的营建方式。

在以往以广东为研究地域的防御性聚落研究中，大多以客家地区的围屋为主，或是以开平等地的碉楼等为例，对于整个广东地区的防御性聚落缺乏整体的、全面的分类与研究。本书从防御性聚落“围”的防御形式与“住防结合”的综合功能入手，总结了“围居”这一特殊的民居与聚落类型，对其起源发展、类型特点进行了初步概括，探讨了其有别于其他临时性或者非围合型防御工程的特点，并通过具体实例区分了围屋、围村、围寨、围楼这四种“围居”类型，对各类型的基本特点及其异同进行了归纳，以挖掘广东围居在历史、军事科技、艺术审美以及现实应用等多方面的内容。

从人类为生存、安全、繁衍人口而组成聚居类型分析的方法，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是值得鼓励的。本书可能限于篇幅，论述中主要是民居的防御内容，若增加聚落与建筑布局及居住群体生产生活等文化特征内容，便使读者能更清晰全面地了解传统聚落的形成内涵与时代特性。



2017年6月20日

目 录

1 围居	1
1.1 围居概说	1
1.2 围居发展	6
1.3 围居特点.....	12
2 围屋.....	27
2.1 围龙屋.....	27
2.2 枕头屋.....	41
2.3 府第式从厝围屋.....	49
2.4 城堡式围屋.....	64
3 围村.....	82
3.1 梳式布局围村.....	82
3.2 钟楼村.....	88
3.3 大旗头村.....	94
3.4 扶溪村.....	98
3.5 黎槎村	106
3.6 钱岗村	113
3.7 南社村	120
3.8 上岳村	128
3.9 卿罡村	136

4 围寨	146
4.1 围寨类型与格局	146
4.2 永宁寨	152
4.3 桂林寨	158
4.4 象埔寨	159
4.5 龙湖寨	166
4.6 双峰寨	173
4.7 大鹏所城	176
5 围楼	182
5.1 方围楼与圆围楼	182
5.2 方形角楼	188
5.3 城堡式围楼	205
5.4 泰安楼	209
5.5 花萼楼	212
5.6 道韵楼	214
5.7 满堂围	217
参考文献.....	221

1 围居

1.1 围居概说

我国拥有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既有望之弥高的青藏高原，也有苍茫无边的西北戈壁，自北部起有辽阔的草原森林，在中部又多有平原丘陵，穿行过水网密布的南方，就毗邻一望无际的大海。三面临地一面临水的区位条件，形成了优越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也造就了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国古代社会。纵观我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中原内陆虽拥有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地理形态，除了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侵扰外，早期很少受到外来入侵者的干扰。但是皇权更迭，王朝兴衰，宋代之后的民族纷争等，这些对于农业生产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时有发生的战乱离散一直在威胁着百姓的生存。因此，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对这些不利因素的警觉性，并通过一些“防”的实际操作来抵御侵扰。这种强烈的防御意识随处可见蛛丝马迹，《周易》记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我国古人信仰天命，喜好占卜问卦，未尝不是居安思危的一种体现。《乐府诗集》也有“君子防未然，不处嫌隙间”的警示，可见防患于未然是古人推崇的优良品质。随着历史推进，防御意识已逐渐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意识甚至文化认同。

防御意识作为生物本能的一种“潜意识”，在我国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表现为趋向于自适应的防御手段，是一种更强调内向化的心理沉淀。无论是根植于本土的儒家、道家文化还是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佛教文化，都体现出自省、自悟的特点，而天人合一与世界整体性的思想更使得中华民族不突出个人自我，而是推崇内部的和谐统一及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

这种心理意识作用在居住形式上，左右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建筑空间布局与聚落形成方式。其中聚落形成方式是由区域人群的共同居住习惯决定的，在我国原始社会中，就已经存在着集体性质的氏族公社。到了封建社会时期的乡村，普通民众大都选择聚族而居。聚族而居曾是我国宗族社会居住的基本形态，尤其在宋以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庶民与官僚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宗族制度逐渐扩大到了整个社会。《白虎通·宗族》这样解释宗族的含义：“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可见一个族群的绵延繁荣往往是好几代人历经沧桑抱团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族群固然得天独厚，能在一地不断地繁衍沉淀，但不可避免地也会因多重因素而造成迁徙裂变。在裂变过程中，为了应对新环境的考验，他们往往也尽可能地延续原有的居住方式，通过族群的力量继续发展完善。

围居，就是出于防御心理的需求和聚族而居的习惯，在建筑的空间布局和聚落的组合方式上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范式的营建形式。《说文解字·卷六》说：“围，守也”，围居，本质上就是将内部居住环境聚在一处，抵御外部不利因素，充分体现防守特征的居住形式。“围”“居”二字也是它区别于其他防御性建筑类型的地方，如少数民族的藏式碉楼，还有近代产生于广东五邑地区的华侨碉楼。广东开平碉楼虽然也具有极强的防御性特征，但其中占比重较大的居楼多为小家庭居住，众人楼只作临时避难之用，没有满足“聚族而居”且“居防合一”的功能，而其中的更楼就更接近于炮楼的作用，因此在防御手段上，主要以村落内部散点的方式分布，没有充分形成“围”的形式（图1-1~图1-3）。此外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利用自然岩洞等加工形成的临时性防御空间。

围居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模式，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地域环境下，围居的防御性特征被集中物化，且因为其所具有的历时性特征，在复杂的生成机制中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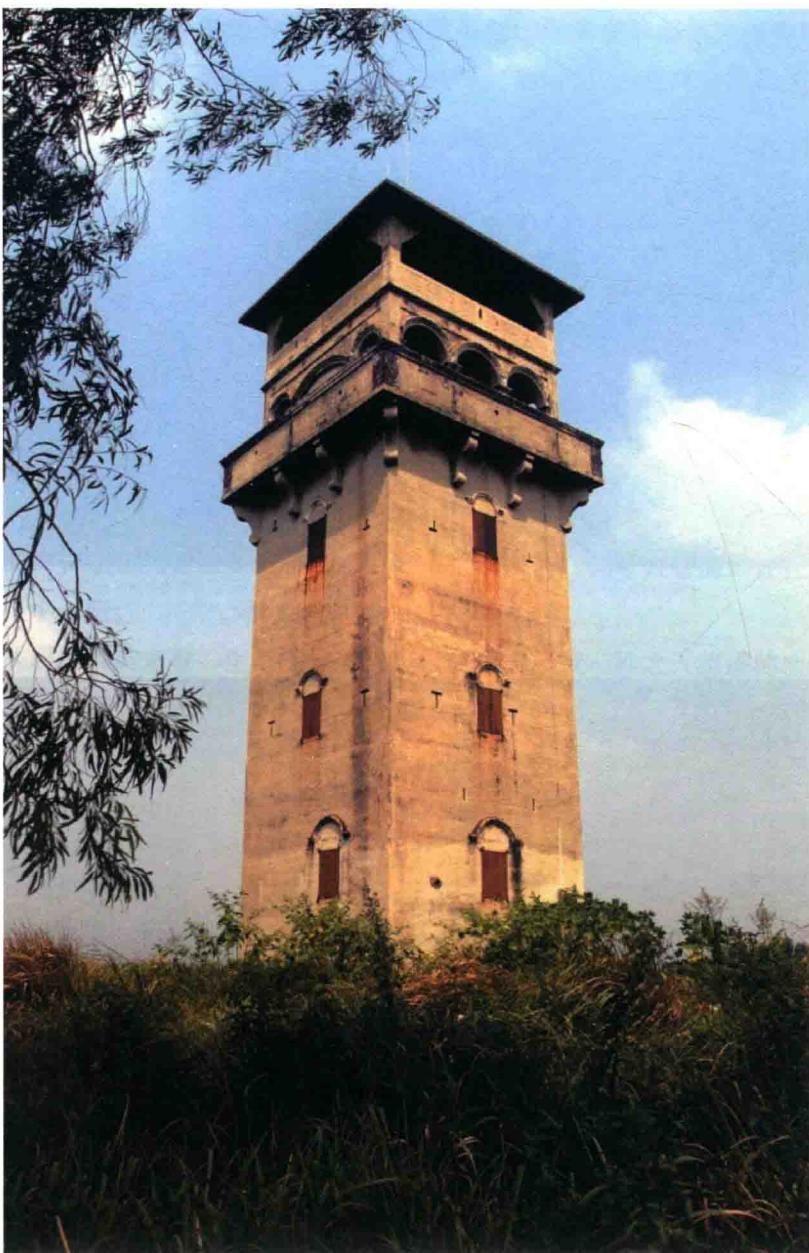


图 1-1 开平碉楼



图 1-2 开平塘口镇自力村碉楼



图 1-3 开平塘口镇方氏灯楼



营建技术也在一直不断地发展，一些建筑类型已逐渐在某些地区消失殆尽。广东地区从历史上来看，曾长期属于“烟瘴之地”，又因距离中原较远而在中原战乱之时相对保持了稳定，成为了几次南下移民潮的目的地之一，多元文化的持续碰撞使围居有了发展衍变的空间。从广东地区现存的围居形式来看，主要可归纳为围屋、围村、围寨、围楼四种类型。

从存在形式来看，围屋及围楼以建筑单体形式存在，而围村和围寨则一般以群体聚落的形式组合而成。其中围楼的外围围墙大都为多层，而围屋多为单层。一般直接将防御性墙体与居住外墙结合，内部合理分布生活空间。围村与围寨则主要通过建筑单体的排列形成线形环绕的防御工事，层层连接构成整个聚落的防御体系。前两者作为建筑单体在规模上自然不能与围寨、围村相比，但为了满足群体的居住，也比一般性的建筑单体形式要大上许多。围村、围寨与普通乡村相比，因一般将建筑进行集中式布局，往往占地面积要小一些。

从居住人员来看，生活在围屋与围楼的多为一族一姓之人组成的血缘大家庭，彼此之间相当熟悉且能相互信任，有共同的宗族信仰，才能在比较封闭的居住环境下保持正常有序的生活，在遇到不利因素时能众志成城一致对外。围村与围寨虽然在营建初期也是由大家族发展而来，但在流变过程中也不乏具有亲缘关系的多姓氏成员共同居住的情况，在一些围寨中，甚至也有因地缘关系而相互交好同化，共同修建防御性工事的情况。

从防御性的角度出发，一般来说，围楼的灵活度更高，防御性比较强。与之相比，围屋的防御性稍弱，“围”的形式不再完全，有时只是为了扩大生存空间而建。围寨较之围村往往是以防御为主要目的而建，甚至有些初始建造的目的就是临时性防御工事，只是之后逐渐演化成长久的居住聚落，因此，它的防御性一般比围村要强。

总的来说，这四种类型的围居各有特色，都是人们结合当地的生存条件和自身需求选择的结果。其整个发展历程持续时间长，成因也多样而复杂。

1.2 围居发展

围居的起源发展过程，向前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的传统聚落形态，向后可延展到近现代的防御性建筑。在远古时代，人类就通过居住在一起抵御野兽，共同面对严峻的生活环境，于是自然形成了氏族的原始聚落。原始聚落是后来乡村、城镇的发展起点，也是围居的原始形态，反映了人们在生产力低下、技术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寻求围合封闭且具有防护性的居所的最初意向。而纵观我国所有传统建筑类型的发展，历来是与社会变迁分不开的。从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一路走来，建筑经历了“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穴”的艰难开始，又经过用茅草盖顶，用素土夯实形成高台的“茅茨土阶”阶段，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有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图 1-4、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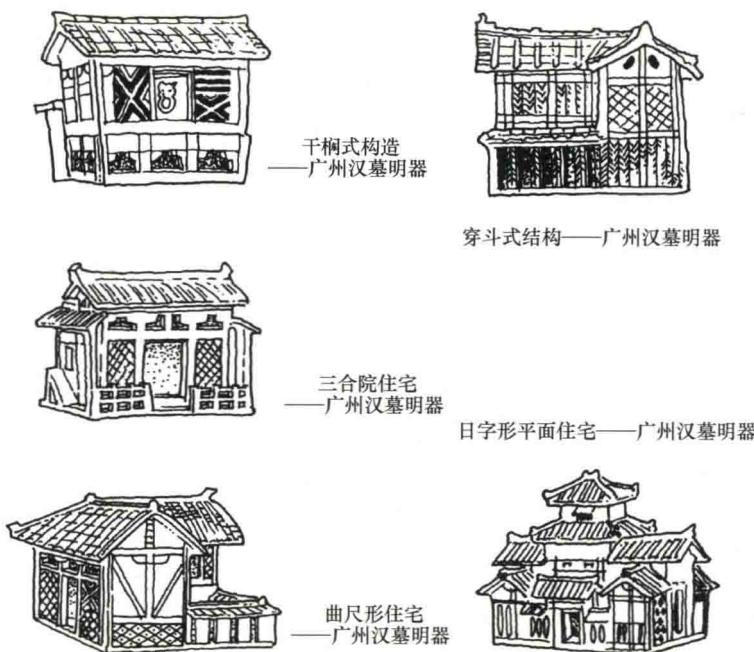


图 1-4 广州汉墓民居陶屋（摘自陆琦《中国民居建筑丛书——广东民居》）